



一峯集
六

~ 16
2425
6

七



和
2425
7-6

一峯先生別集目錄上

執策

太極

才命

氣節

氣像

施措

事變

立教

忠孝



動靜

一峯先生別集上

執策

問太極之名昉於易大傳而為圖為說則其理甚明而多有議之者何故歟無極之語出於老子其所指果不以兩象山之以為疊床架屋者何意邵子所謂無極之前亦何所指而言歟王元美又以為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敢從生云者不無所見可以文人之語四斥之耶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後太極果在於何處耶邵子曰道為太極心為太極生一曰太極即理也然則道



也心也也也名異而實同耶抑有別之義耶既
曰無極之真而不言太極者何歟嗚呼吾人皆有
一太極而目眩于色耳聒于聲鼻逐乎臭口爽乎
味四肢謬於安逸蟻慕乎貴富蛆嘬乎功名吾之
心極遂失其體而怵迫乎禍災憂惱乎饑寒無以
得全其體何以則不悖而凶能修而吉推極於中
正之域耶子諸生講學有素必有嘿契者其詳說
之

對執事知夫太極乎所謂太極者何物也天吾知其
高而已矣地吾知其厚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而已

矣人物吾知其蕃而已矣至於太極推之於前莫究
其始引之於後不見其終測之而無窮視之而莫覲
窅乎冥乎不可狀則愚未知是物也何在而何為也
孰睹而孰名也豈別有一物懸乎太空而人強之號
耶抑指此造化之理而取其樞極之義耶愚莫得而
知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執事以愚為
知太極乎為不知太極乎愚也一墻面學耳日用心
身上尚不得窺其理今若開一遠曰太極其理如此
其形如此名由是而昭圖由是而作說由是而著解
願妄論有一真知者然豈一得知行五一不亦大笑

乎然執事自有問愚安敢嘿而已請以粗聞於先
覺者為執事辨之竊謂渾淪極至之理具著於冲漠
無朕之中化生萬物變化無窮大至神而莫之能
加者斯之謂太極蓋太極者造化之樞紐而品彙之
於成陰陽分於是理之動靜五行生於陰陽之合變
二五之氣流行布散而萬化網緼於是乎出焉則凡
天地之所以著日月之所以明風雷之所以變江河
之所以流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以至於飛
潛動植林林蔥蔥紛紜於覆載之間者何莫非出於
太極也唯人也稟其至秀之氣得其最靈之智具健

順五常之德有天地本然之心則人之健順即其所
謂陰陽也人之五常則其所謂五行也太極之全體
固備於吾人之一身而惟其氣質之稟有萬不同物
欲之私又汨其真人偽日滋而秉彛日泯則其能全
夫太極之體者固已鮮矣而若其吾心固有之實理
則亦未嘗不存焉苟能因其實理之存極其實心之
功無小虛假盡其擴充以造於仁義中正之域而人
極立焉則太極之道豈可外哉而他求哉嗚呼太極
之所以為太極者唯此實理而已則凡肇於太極而
各具太極者豈可外此實理者哉彼魏然而高確然

而處昭然而明燁然而光浩然而流凶然而深者無
非實理之所為矧乎吾人之能具太極之全體者不
思所以實其心而盡其性之也立其極耶所謂實
心者何誠而已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子思豈欺我哉愚請因是而白之孔聖著易傳而太
極之名肆肇濂翁演圖說而太極之理乃闡使幽遠
之意隱微之旨昭揭日星指南萬古則聖門之功豈
有加此而後世之妄有疵議者是何異於浮雲起滅
萬變而太空恒自湛然也無極之論雖出於老子只
言其萬物都歸於虛無不及其無形而有理者則與

周子無極之說所指之異不啻若水火之不相入而
冰炭之不同器也吾儒與異端豈可比而同之哉象
山疊床之說晦翁辨之已盡愚不必更贅而不知無
極之本太極而有真體也徒自拍頭胡叫則宜乎左
袒江西而為紫陽之告子也天地未生之前陰含乎
陽天地將闢之際陽分於陰自垢至坤是陰含陽也
自復至乾是陽分陰也復坤之間即為無極自坤反
垢即為無極之前則堯夫之也非指此而言乎是
理纔動而陽便生焉是理纔靜而陰便生焉則所謂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非謂動然後陽始生靜然後

陰始生先有彼而後有此截然為兩段而文人詞客
不究聖賢之微旨好為新奇摘抉之論以誇耀并見
為務則不敢從生之說有何真見之可取乎蓋太極
者一理而已此理一動而陽生一靜而陰生陰陽既
分而兩儀乃立兩儀既立而四象乃著四象既著而
八卦乃畫八卦既畫而三才之象萬物之形至此始
備而是理之妙用無所往而不在則當其一分為二
也是理固在於二也當其二分為四也是理固在於
四也當其四分為八也是理固在於八也以至八而
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千變

萬化生生不已而此理亦在於變化無窮之中則太
極之理何處而不存哉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
也分而言之兩儀亦有一太極四象亦有一太極三
才亦有一太極萬物亦有一太極譬如月落萬川在
在皆圓也豈可偏指一處為太極之所在也先儒曰
太極立天地萬物之表而行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
無極之前而貫萬古無極之後由是觀之太極之所
在亦可較然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形而上者即所謂太極者也一陰一陽者
即所謂太極之動靜也然則道即太極之別名而是

道也賦於吾人而為主宰於一身統性與情而虛靈
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則謂之心然則心亦一太
極也若究其本則心也道也此渾淪一箇理而已
其所謂太極者亦指此實理而此理之外別無所謂
太極者則邵子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朱子所謂
太極卽理云者所指雖異而其本則未嘗不同正所
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豈有界別於其間哉只言無
極之真而不言太極者其所謂真者便是太極太極
之不言又何可疑哉嗚呼一理流行無往不在在太
極為太極之理在吾人為吾人之理則吾人所具之

理卽太極之理也大極之理既賦於我則我之理無
不具矣宜乎人無不善性無不盡而第此所稟之氣
或清或濁或駁或粹故清者為智濁者為愚粹者為
賢駁者為不肖又有不能同焉者矣是以太極之理
雖同具於我而性之者或有之反之者或有之不知
其在我而桔亡之者亦有之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
凶矣嗚呼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目
之欲觀艷彩羨色而眩之耳之欲聞滛聲哇音而聒
之口之欲味甘羶肥濃而爽之鼻之欲嗅薰香芬芳
而迷之四肢之欲安逸怠惰放肆而謬之以至於富

一齋集 別集上
貴薰其心功名喪其志禍患怵其外寒餓迫其內銷
鑠斬伐反覆沉痾則吾人太極之理日以昏昧此心
之靈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
人之形實多異於禽獸哉噫嘻亦痛哉嗚呼太極之
所以渾淪極至極天地之化而盡其道者豈有他哉
唯其真實無妄純粹無偽徹上徹下無一毫之或雜
也聖人之所以精一不貳全仁義之德而立其極者
亦豈有他哉唯其緝熙無間純亦不已自始至終無
一息之或輟也至於衆人所得之理所具之體豈有
異於聖人哉唯其局於氣質而不能克已陷於利欲

而不知反本虛偽而汨之間斷而滅之終至於戎賊
敗亡之域而不自覺焉則此豈性之罪哉實其人之
不誠也雖然顧此本明之理得於天而具於心者終
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介然之頃一
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固已洞然矣譬
如鏡昧於塵而本體之明固自若也水混於滓而本
體之清固自若也苟欲其明盍先祛其塵也苟欲其
清盍先澄其滓也苟欲盡其性而全此太極之體盍
先盡其實心之誠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

人之道也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也大哉誠之為道也苟能加不息之功盡無妄之實省察於暗室隱微之際涵養於雷聲淵嘿之中自其戒懼而實其約之功不少間斷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存諸中者無不極其中矣自其謹獨而實其精之功不少間斷以至於應物之際無所差謬而無適不然則發於外者無不極其正矣實心之效至於如此則動靜交修表裏如一目之視以禮耳之聽以禮口之養以禮四肢之動以禮富貴不能淫功名不能汨禍災不能怵寒餓不能移外物之來不足以

累吾靈臺而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吾人太極之體不期全而自全可以建天地之中立萬民之極參贊化育之功皆自我出而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於是乎畢矣執事所謂不悖而凶能修而吉者其不在此歟愚於執事之間既復其萬一而於篇終又不能無感焉執事試觀今日之三才天能全其太極之道耶地能全其太極之道耶人能全其太極之道耶天變於上而為水旱風雹氛霧彗孛虹蜺光恠之異則天之不能全者可知矣地變於下而為震湯崩頽湧溢水赤焦童散漫之異則地之不能全者可知矣人變

於中而為弑殺恟奪戕賊橫戾流離餓殍之異則人之不能全者可知矣此愚之仰而吁術而懼中立而唏噓繼之以流涕痛哭者也朱子曰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董仲舒曰人君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萬民萬民正則天地之氣莫不於正矣然則今日之人心不正而天地之心亦不正人氣不順而天地之氣亦不順使三才而不能全其太極者其無乃我 聖上之正其心而順其氣以全夫太極之體者猶有所未盡耶詩曰袞職有闕惟冲山甫補之今之補袞職者非孰

事耶執事其念哉謹對

問天之生才若有意焉而多有才無命之歎抑何故歟屈賈斥於遠惡董楊沉於下僚希文有五佐之才而不盡其用退之有見道之文而不需於時漢之黨錮死於桎梏宋之偽學困於泥塗甫白流離窮餓柳蘇竄謫讒謗若此之類何可勝道哉意文汚軋苗先登甲科學昧技杜平步詞林臚仕顯位豈皆俊又藩臬守牧未見循能豈世乏可用之才而然歟抑掄拔之道亦有所未盡者歟何以則無命之歎不興而賢能各適其用歟子諸生懷才

未售必有慨然於斯者願聞其說

對噫堯揚舜舉倏已遠矣周獵殷聘世不復見矣深山窮海不遇者何限懷竒蘊寶未試者可計愚亦十載江湖時命不遇凌雲自惜明月莫售悲歌白石涕洟瀾者久禮闈奉策才命是詢平生此日亦愚生得命之秋也知音幸逢流水何慚良工既遇連城可賭今也不售更待何時嗚呼天之降才豈偶然哉賦以至粹之氣授之最靈之智上可以經綸天下展布道德次可以黼黻皇猷震耀文章時君用之足安其邦民生得之可立其命天之降才豈偶然哉是以才為

世用則民安國治而抱負之志可展才為世棄則藏器卷智而付與之能莫試有志君民欲售當世者孰不願得時行道以不負上天之命哉然而窮通有命榮枯不一才高當世反纏坎壈智出衆人遠值顛隳古往今來賢者恒斥而不肖者恒遇智者常退而無能者常顯山榛濕苓多寄興之歎則是何其生也若有意而其命也若是戾哉嗚呼才不自見用之者在命命不自來運之者在時時苟否矣命安得而致也命苟舛矣才何從而施哉雖然竒璞蘊石卞和能剖良杞混林匠石乃伐則才智之售世俊傑之得命

亦係乎時君世主採擇之如何耳然則為人司牧而欲登俊髦者可不先敷如渴之誠以盡則哲之明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無遺才之譏而才絕不遇之歎哉嗚呼歲暮江潭幽蘭獨採則屈子忠而見放日斜長沙妖鵬入室則賈生才而遠斥書帷一撤白首江都則仲舒之學奚施玄經半世黃門不遷則子雲之文誰薦十疏天章厥用莫究則斯非范希文乎八千潮陽正道不容者吾知韓吏部也激揚清濁漢之士烈而枯死鉤黨者何也紹述周孔宋之儒真而斥以偽學者奚哉詩成泣鬼語必驚人則甫白之詞工

而終困饑餓大放厥辭雄視百代則柳蘇之文奇而竟罹讒謗是豈造物者無與而任自窮通歟抑亦時世之不淑而媚疾者多歟何其富與者如彼而不遇者若此也嗚呼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奇才異能亦豈非衆人之所常忌者乎宜乎靈均懷沙澤畔太傅吊影湘濱仲舒黜外相楊雄沉下僚文正有西邊之命昌黎遭南荒之逐八俊之高節兩駢首三木兩賢之正學而困迹一時草堂饑走荒山青蓮遠謫夜郎柳州泣越江之瘴端明消瓊州之魂也噫時之不逢人之不容何莫非命也而操時運

命實係人主則當時數君又安得而辭其責哉嗚呼
時移前古世到叔季有才莫售者千載滔滔則不遇
之歎今獨不然乎文汙軋茁者聯鑣鬼科學昧拄柱
者穩步詞苑紆青拖紫揚揚者靄雲而龍樓鳳閣未
見周士之俊髦金童墨綬得得者如霧而沃藩雄府
不睹漢吏之循良腐臭化為新奇蕭艾變為蘭茝珠
遺滄海莫逢賈人之採璞獻楚宮反遭刖足之歎則
蕭遠復生豈獨發歎孝標不死必為流涕愚未知時
降世末才不得而見耶抑且有之而人莫之用耶噫
孟子不云乎興不待於文王溫公亦有言才不借於

異世信斯言也吾東國雖小安知草昧之中亦有豪
傑之士抱才而不售亦安知周行之間又有可用之
才沉淪而不能自振耶嗚呼才豈自知盡誠而後可
致賢豈自別辨明而後可知如其誠不敷明不盡則
雖以凡庸之才尚不欲為用况俊傑乎求之不以誠
辨之不以明用之不得其當徒自歸罪於時曰天下
無良才其真無才耶其真不知才也為今日計莫如
聖上加側席之誠盡鑑昭之明篤意丘園不懈於求
帛究心辨別嘿定其真偽常使俊又登庸而愚庸斥
退賢能茅拔而駑劣距脫朝絕倖位爵無虛授則將

見引彙並進野無遺髦賢者欲行其道智者欲售其術直者思獻其忠勇者思致其力以至一藝一行之士莫不鵬掀豹變畏足沓至得其時展其才如反手耳夫如是則公卿輔弼無非夔龍元凱藩臬牧守盡得召杜龔黃賢能之不適用才命之不同謀有何足患如愚樸愚者竊自增氣下風思欲自勵而立乎朝矣世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哉愚於篇終又不能無感焉昔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管仲舉而相齊叔向携手以上然則任賢之本雖在人君進賢之責顧不在宰相乎今執事或為名

卿或為執政將股肱我 王躬柱石我 王室則吐握之責未必不在執事矣執事毋徒曰我志專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才未暇禮焉使甯戚之歌駸明之言不得聞於左右而奇才異能多老於寬閑寂寞之濱也愚見如是執事如以為可何不以前說入告于 后以後說自勉於已也謹對

問士君子不可不尚者氣節也能使之崛強於死生顛沛之際者何所養而然歟西山之餓東海之蹈卓乎無以議為歸來近古亦以傑然稱者不一而足可庶指而言歟俠客輕生則氣節似在於勇

一峯集三十一 別集一
力處士橫議則氣節似在於口舌於何實見得真
氣節歟商山四鳳何重於當世而能定國本桐江
一絲底關於世教而能扶漢鼎歟此等氣節果可
與宇宙並立而日月爭光歟清談之玩世月旦之
有評皆可以氣節稱而辨髮而哭市懷疏而哭闕
亦氣節之所使歟我東之士亦以氣節相尚奔流
砥柱者代不乏人其間卓然特立者有幾箇歟大
抵廉隅過平則其流也入於偷圭角太露則其弊
也至於激何以則不偷不激而有補於風教歟諸
生必有所養於胸中無隱他日特立之風骨

對執事不見夫大冬松柏乎當天閉塞之際凝陰涸
地百草萎折深山之中千仞之木雖上拂青雲下庇
萬人者莫不摧殘拉毀慘然而變其色惟松柏蒼蒼
而獨秀者何哉豈非其勁然之氣挺然之節排凌陰
而却嚴威饕風虐雪亦不能凋傷凌暴也耶噫物猶
如此矧伊人乎然人之庸懦鄙弱撓於禍福者踵相
接而確然不移者則千萬人乃一見之是何人之最
靈者反不如物之無知覺者乎愚嘗憤然忼慷扼腕
太息繼之以流涕者久矣今承執事之問正獲我心
是足以激余膽而起余氣也愚敢不抵掌擊節竭論

而不知止乎嗚呼人之所貴孰大於氣節哉稟純剛
至正之氣勵霜凜壁立之節卷而藏之湛然於方寸
之中而擴而充之磅礴乎天地之間萃乎泰山不足
為高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確乎金石不足為剛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至於死生顛沛
之際白刃鼎鑊森交左右而曾不足以動其一毫則
人之所貴孰大於氣節哉是以志士平居慷慨激烈
高談抗議淬勵而自待者欲盡此氣節也忠臣赴難
蹈水入火為國捐生以不負所事者亦欲盡此氣節
也信乎氣節者士之所不可不尚而亦不可不勉而

盡也雖然徒知氣節之為可盡而不知養以其道然
後為可盡則激者恒過偷者常不及當其無事雖若
可以盡節及乎有難卒未免於貪生其能致死者亦
不得其中正矣是其一激一偷雖有過不及之差均
之為失中則何異焉必也養以義理之正充之學問
之功浩然自守確乎不拔其生也得其正其死也盡
其義從容應變綽有餘裕然後方可謂之真氣節矣
然則欲使一世人無偏蔽之失有預養之正能得氣
節之中者其不在人君導率培養之盡其方乎孟子
曰是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先儒曰明乎義理則

處不失節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聖賢宣
欺我哉請白之採薇高節昭揭萬古蹈海清風凜然
千秋立懦廉頑聞者興起則卓卓乎何以議為歸來
宇宙代不乏士傑然有立者相望前後而斑斑青史
其迹可考愚於今日不欲煩諭一諾知己視死如歸
則俠客輕生血氣之勇也淫辭詭辯堅白同異則處
士橫議口舌之爭也此而為氣節孰不為氣節秦法
欲興鴻飛高遠漢儲將廢鳳來羽儀則見重當世有
由然矣橫足帝腹萬鍾如芥垂絲桐江小微耀彩則
有關世教不具大哉宇宙並立雖不敢輕議日月爭

光亦或庶幾也清談一世禮讓掃地則竹林之徒彼
何為者比方人物月旦有評則汝南之俗不亦薄乎
誠深憂國淚灑九衢則荀謨不是凡士憤切誅姦聲
徹三清則陳東古之遺直興言及此不覺髮豎惟我
東方雖國一域人物之盛未讓中華自羅以麗以及
聖朝上下千百載烈士忠臣指豈勝屈而橫流砥柱
卓然可補如鄭文忠者尤豈非彰明較著者乎噫茲
前七君子雖道有大小人有高下若言其堂堂之氣
凜凜之節則大可以軒輊天地小亦能經紀一世夫
豈敢小之哉嗚呼氣節亦大矣國而無此不能植彙

倫人而無此不能扶綱常君子養之可大其樹立小人修之足勸其庸鈍氣節亦大矣茲豈非國君所當培養君子所當切磨者乎然而養之當識其要不識其要而養之雖欲盡氣節吾未見其能氣節也噫人之稟賦有各不同剛果者亢褊柔弱者遜順柔過則為偷剛極則為激此必然之理也是以偷者同流俗合汙世媵阿脂韋常之矯矯之節故一當倉卒而顛躓失措者皆然激者喜異人好獨立耿介孤峭恒有運庭之氣故輕身赴難自經於溝瀆者比比有之以常情言之孰不以為激勝於偷自君子觀之激者過

中偷者不及過中不及同為氣質之害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必使偷者有所警激者知其失仰而及俯而就然後偷不偷激不激而氣節於是乎得其正矣致此之道寧無其要乎嗚呼義理明然後氣節可以得其中道學倡然後義理可以知所明倡道學而明義理使世人由之者誰任其責乎為人君者苟能倡道而本乎學窮理而盡其義推躬行心得之餘敷教迪培養之方使舉國之人皆知義理為可明氣節為可尚則人莫不沉潛而磨琢憤排而激發爭欲自勵而立乎世矣夫如是則欲振者氣也氣何有不振易

一峯集 卷之十一
勵者節也節何有不勵義理已明則偷激之弊又何
有哉將見雷變風動習俗一改居仁由義挺然不撓
之士比肩於一世矣氣節之失中非所當患而有補
於風教何可勝道哉執事於篇終又教曰諸生毋隱
所養執事以愚為隱乎愚無隱乎執事也愚也傷時
憤俗一狂士耳雖不能窮道學而有義理之養素所
自期則常欲勵蒼松孤竹之節皎青天白日之心利
害榮辱不能撓其中雷霆鈇鉞不能怵其意高揖乎
西山東海之風而俯而友漢唐以下諸君子也多見
其不知量也雖然士生斯世不大其志將何能有成

執事問愚愚不敢不以直對執事如不以為僭進而
教之謹對

問欲學聖賢之道先觀聖賢之氣像思過半矣古
人有善形容氣像者曰仲尼元氣也顏子和風慶
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也仲尼之門惟曾子聞一貫
之旨獨得其宗自今論之何等氣像耶當時四科
之條亦有氣像之可言歟聖賢既遠吾道不傳寥
寥數千載間有儒者氣像者鮮矣然亦可指而言
歟至於趙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前有两程後有
考亭先生先儒有言明道如顏子伊川如孟子考

一
亭則集大成者也然則數子之氣像亦可以和風
泰山比之而考亭則合而有此者耶當是之時濂
溪周夫子得千載不傳之學其人品最高而氣像
比之於何子耶至於張橫渠邵康節張南軒呂東
萊陸象山諸賢皆以道鳴於世其氣像似有不同
者可舉而詳言之歟嗚呼聖人之道雖似高遠學
之之方亦必有要夫子則言仁孟子則言仁義濂
洛羣哲則講明道義曰性曰命曰道曰德不知由
此可做如許氣像耶方今文運方亨抱道懷德者
不無其人其有以聖賢之道自任而以聖賢氣像

體之於身者有幾人歟或或不務其實而徒欲文
飾其表襮則其不歸於自誣而誣人者幾希矣伊
欲使一世之人和順積中而有發外之英華則其
道何由

對愚也生乎今之世而竊慕古人之氣像常自慨然
歎曰古人何故能養得這般氣像今人何故乃不能
如古人氣像豈古之人皆賢而今之人皆不賢耶常
欲以是一質于先覺君子邪矣今來禮闈獲承明問
而特以古聖賢氣像為詢噫執事亦慕古人之氣像
耶不然何愚之所欲言執事先獲愚雖無古入氣像

一
敢不以古人之有好氣像為執事樂道乎竊謂有是
人卽有此形有此形卽有此氣像本之心術之蘊而
達乎容貌辭氣之著則氣像者人人之所共有也然
而人之有氣像者又有高下之不同焉聖人有聖人
氣像賢人有賢人氣像衆人有衆人氣像隨其氣像
之不同可占其人之高下則信乎欲學聖人者宜先
理會聖賢氣像而使已亦有此好氣像也雖然氣像
不能自好必道德盛然後氣像可以得其好道德不
能自盛必學問至然後道德可以得其盛然則世之
欲好氣像者可不先盛其德欲盛其德者可不先懋

其學乎先儒曰他事都強得惟氣像不可偽為有學
問者氣像自別執事其不聞乎愚竊因是而敢求夫
子之氣像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譬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其謂元氣者可謂善形
容矣從事四勿體仁三月溫恭愷悌和氣藹然則慶
雲和風之喻顏子非以此乎以亞聖才當戰國世教
然以聖道為已任明天理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其
衛道之嚴辨論之正峻極而不可越則泰山巖巖之
氣像非孟子而誰歟至若曾子則忠信篤敬任重致
遠終聞一貫之旨獨得聖人之宗愚不敢妄議此何

等氣像而若言其德則弘毅篤實槩亦大賢之氣像也若夫孔門四科則隨其資稟氣像各自不同蓋有德行者有篤實之氣像有文學者有彬彬之氣像有言語政事者有穎悟敏達之氣像而欲聞其詳則愚非有道者安能善形容有道者氣像哉嗚呼洙泗既遠聖道日微寥寥數千載間有儒者氣像者蓋鮮其人則執事所謂可指而言者非張良諸葛亮輩數人乎然其德非古賢者比其學又非吾儒所貴則愚何必覩縷焉天運啓昌五星呈祥河南兩程子既出於前晦菴朱先生又繼於後蓋溫潤純粹伯子所以似

顏子也正大嚴毅叔子所以似孟子也言其氣像則祥雲和風古人已稱乎伯子矣泰山北斗當時亦比之叔子矣至若朱夫子則集諸賢之大成為一代之儒宗道大德盛義精仁熟肯襟恢廓海濶天高則雖謂兩夫子氣像兼而有之亦豈過哉天品最高灑落光明默契道體繼往開來則濂溪氣像愚未知比於何子而光風霽月之氣像亦可想像於千載下矣至於橫渠之氣像先儒或比之孟子邵子之氣像明道以為如空中樓閣則剛毅嚴重四通八達之規模不亦推此而可見乎作人明快南軒見許於考亭變急

為和伯恭能矯其氣質則二子氣像亦非難知而唯
彼陸象山者換面樺學拍頭胡叫未免有伊蒲塞氣
味則何必並論於諸賢氣像而又謂之以道鳴哉愚
因聖賢之氣像而以究聖賢之道其道可謂大矣孔
子由之以為孔子孟子由之以為孟子顏曾由之以
為顏曾周程張朱由之以為周程張朱宜若高遠而
不可學矣然是道也非孔孟顏曾周程張朱所獨行
之道也乃人人所當行之道則學之之方亦豈無要
孔子則言仁孟子則言仁義濂洛羣哲則或曰性或
曰命或曰道或曰德言雖殊而理則一而皆吾所當

行之道也如有充是道而以極其盛者則道德之積
而光輝之發也氣像不期好而自好可以為程朱氣
像可以為顏孟氣像及其至也雖夫子之氣像亦可
企而及之矣豈不偉也愚也感執事之問而妄論聖
賢之氣像亦已多矣請姑捨古而就今可乎方今運
際文明儒道大行冠章甫挾方冊以儒為名者洋洋
乎多哉非堯舜周孔不談非語孟庸學不觀言必稱
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洛閩以後所未有
也可謂盛矣以如此氣像觀之宜乎有道大德盛者
以聖賢道為己之任以聖賢氣像為己之氣像者矣

然而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一日
人才歲衰一歲顏孟程周之氣像固不敢道其如南
軒東萊數君子之氣像者亦不可得見者何哉蓋有
之矣愚未之見耶抑世未之有雖欲見之而不可得
歟其或循名廢實不務內而務外修邊幅飾表襮容
儀舉止雖似可觀內實無操存之功者其能免於自
誣誣人也幾希而以君子觀之如見其肺肝焉此實
穿窬之徒又何足道哉嗚呼氣像者道德之符道德
者氣像之本而學問者又修道德之方也學至而後
德盛德盛而後氣像好此必然之理也雖以夫子之

聖顏孟程朱之賢若非學安有如許道德非道德又
安有如許氣像哉精思實踐朱子之學也懋勉誠敬
兩程之學也擴充四端孟子之學也克己復禮顏子
之學也至如吾夫子亦嘗曰志學好學學不厭則信
乎學問者實好氣像之根柢也然則居君師之位任
轉移之責欲使一世入皆有此好氣像者捨是學何
以哉為人上者誠能先修在己之學以盛在己之德
使已有堯舜氣像然後推而及之邦國使舉世之人
皆知學問之為必可尚不惟言之口必踐之身不惟
踐之身必修之心以真實心地下列苦工夫真積力

久以造其極則德之盛於內者固將彌滿洋溢而不
可禦粹於面盎於背達於四體矣夫如是則聖人吾
未知也舉一世而皆有賢人氣像亦何難哉執事所
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其不在此歟篇將圓矣復
有獻焉今日之氣像豈獨人為不好仰而觀天天亦
無好氣像矣俯而察地地亦無好氣像矣日月吉凶
星辰騁妖風雹妄作水旱極備則天可謂有好氣像
乎山澤焦童物類枯竭木石呈異禽獸銜怪則地可
謂有好氣像乎愚聞禎祥奏於昭代災孽作於衰季
未知今之國家是昭代氣像乎是衰季氣像乎朱子

曰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氣順則天地之
氣亦順苟使今世之人皆有好氣像今之天地亦必
有好氣像矣不必煩論而愚也稟天地正氣而立乎
兩間仰而不見好氣像俯而不見好氣像中而不見
好氣像唏噓太息繼之以流涕者久矣今承執事之
問不覺傾倒之至此惟執事哀其愚而恕其狂察其
辭而究其意如不以為不可何不轉而聞于 上謹
對

問有國家者必有所施措然後可能食效三代之
盛動惟德志能致其治者何歟降及後世令出惟

反不能食效者何歟秦之開阡陌罷封建或以為
施措之得宜果能食其效歟漢之征伐四夷不可
謂施措之得宜而後世子孫能食其效者何歟光
武之不任功臣宋祖之杯酒釋兵可謂施措之得
宜而或未免才格國弱之患者抑何歟唐之府兵
可謂良制而纔經數世其法已變豈由於弊生而
然歟漢之取士策以賢良其法美矣而後世終不
能復行者抑何故歟至若 皇明監歷代之得失
能因時而損益規模至密品式備具而權璫屢竊
朝柄流賊終至覆國豈施措之間猶有所未盡者

歟惟我東方羅麗以還蓋莫不各有一代之施措
其最善而能致其治者何代最失而馴致亂亡者
何事歟及至 本朝監得失而損益猶 大明之
創垂而累經變亂國勢阡危如水益下莫可收拾
禁旅之加抄營將之復設所以備不虞也而衆論
不一奴婢之推刷田政之改紀所以裕國用也而
民怨朋興至於城堡之修燭焞之煮皆出於綢繆
之計薦人之法養士之規莫非急先之務而一時
並舉內外紛然是豈施措之未得其宜而然歟抑
外此而可以轉危為安易亂為治者歟何以則動

一 惟後志如三代之盛無後世今出惟反之患歟子
諸生藏器待用必有所經緯於胸中其各悉陳無
二 隱當轉而聞于 上

對國家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苟不
審其宜而善措之徒欲急治速安以圖一切之效日
紛然而動作則幾何其不底敗亡也今我執事先生
承綸 北闕策士東闡特以施措為問執事執事奚
此之問其無乃悶時所為而思聞善措之術者歟愚
雖不敏伏草野慨當世思欲一鳴號於當路君子者
雅矣敢不仰首伸吭以吐胸中之蘊乎遂為之說

曰大哉施措之於國家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
苟不有設施措置其何能出政令而收其效也施措
得其宜則其國安而治施措失其宜則其國危而亂
一得一失治亂斯分而其效之應捷於影響則信乎
有國者不可無施措而有施措者又不可不慎也定
故古之善為國者不患國之不治患施措之或失審
乎事機察乎時勢可施而施惟適其宜當措而措必
順其理卒使國勢固而治化隆則其所以盡施措之
道而食其效者為如何哉苟或不然可施者不施而
不可施者施之當措者不措而不當措者措之昧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機而背其勢顛倒錯亂則其不歸於淪喪顛隳者幾希矣可不懼哉雖然使國家安而治者固在施措之得宜使施措而得宜者又有其本為人君者苟能發政施仁先反其本注諸事為無不合天理順人心則其於施措也直易易焉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苟卿曰仁人之於國家也其如示諸掌乎執事豈不聞乎請白之卓乎隆古動惟後志陋矣叔季今出惟反其得其失在今可見一治一亂有何難辨阡陌一開而經界紊郡縣始設而封建罷噫變古有譏施措奚得二世亡祚食效何有金戈四指玉塞遠震曠武窮兵

亡秦幾續則五鳳款塞虜運適衰謂之食效愚未之信也白水巾興列侯歸第陳橋創業諸將釋權終身不任才格固其宜也悉解兵柄國弱詎由是哉兵農不分唐制近乎古賢良是策漢法斯為羨數世遽變實由子孫之壞末路難行其亦俗降之致嗚呼茲前數君因時設施能食其效者豈無彼善於此而滔滔萬古青史斑斑所當詳論非近代乎惟我 皇明監古得失因今損益洪規羨制至矣無間金科玉條燦然備具開創之業可謂宏矣而甫節蠹乎內張黃亂於外三百年 宗社一朝墜地則是豈施措之未盡

其宜也耶抑亦嗣王之不遵前宣耶噫金牌一戒祖訓非不嚴也堯封萬里兵力非不强也而家奴竊柄朝綱遽頽匹夫大呼四海竟覆則當時得失愚不欲論而志士於此足淚千古青丘一域國於偏邦曰羅曰麗代各有施措而施之得之者其國常治施之失之者其國常亂得失治亂皆已執事之所洞燭則愚姑捨是恭惟盛朝 聖祖開基 神孫守成得失靡不鑑戒損益因不适宜周制既備漢治斯隆創垂之魏煥足配 皇明宜其恒遵勿失永守毋墮惟休之業萬世無疆而物盛則衰天地尚然治化之極喪亂

繼起國家之失太平于今幾載矣初創於壬辰再亂於光海三敗於甲子丁卯之變四喪於丙子之亂惟我 祖宗之勞心設施使民安而國治者今幾蕩然無餘莫可收拾幸賴我 聖上承皇天之景命撫艱大之遺業惟 先王制治之盛意悶斯民塗炭之危命夙宵勤念惟以惕勵振作注措設施為務其所以轉危為安變亂回治復三代後志之美無後世惟反之弊者其不在今日乎愚於葦屋之下拭目延頸望切雲霓者八年于茲而尚未得見其效者愚竊惑焉嗟乎羽衛添兵藩翰增帥則不虞之備於斯至矣周

田欲正唐戶乃括則裕財之道莫此若也金城湯池
思克壯於邊圉則重門擊柝不外是矣菁莪棫櫟期
作士而籲俊則崇儒急賢乃先務也至如煮霜之舉
亦無非修器械制寇敵之意而一是一非羣議掣肘
遠騷近擾齊民感頌事未行而怨訟先興法纒立而
譏謗已騰徒有施措之名而未見施措之效何歟是
其一施一措之間未得當而然歟抑外此八者而別
有可施措者歟嗚呼愚嘗耳剽於古語矣兵以衛國
兵不足則國弱將以濟師將不得則師潰城池所以
防患無城池不可以固邊器械所以禦暴無器械不

可以威遠治莫急於求賢則與我共理者惟賢也教
莫大於養士則為國元氣者乃士也逃戶不括國儲
靡所裕矣荒隴不量田制無以正之執此究之凡今
之所當施者與今之所宜措者宜莫大於此八者而
一時並舉內外紛然事倍古之人功不半者其故果
安在哉噫嘻我知之矣是無乃我 聖后愛民之心
未盡敷仁民之政未盡舉而廷臣之羣起言計朝劄
而暮設者又莫知其所當先徒規規於事為之末而
不本仁民歟吁苟吾 君仁民之政有所未盡雖連
百萬之衆馳千乘之騎謀臣猛將如雲兩強兵勁卒

若熊羆固無奈於疾視其長而莫之救也况未及此者乎苟吾君仁民之政有所未盡雖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精砲利器齊丘陵重鎧堅甲排山臯固無奈於棄地曳兵爭先而走也况未及此者乎苟吾君仁民之政有所未盡雖玉帛充物於內府之藏紅腐陳積於太倉之儲陋秦財而唾隋富固無與於咨嗟怨詛相率而逃也况未及此者乎苟吾君仁民之政有所未盡雖青衿藹藹於庠序之間朱紱濟濟於軒墀之上人爭用而士爭趨固無與於饑餓顛連羣起而盜也况未及此者乎夫如是則彼城池也器

械也兵將也刷戶也正田也養士也薦人也凡此八者皆非今日所當先惟仁政乃可先也嗚呼民惟邦本不養民而能為邦者執事嘗見之乎仁為政始不施仁而能為政者執事亦嘗見之乎先養民而後教鄒聖所以告梁惠也本於仁而為政魏徵所以勸唐宗也信斯言也今日之所當先施者執事以為在仁政乎不在仁政乎夫仁政所以使斯民得其所而有親上愛長之心也聖上果能仁其政將不待添兵增帥而人皆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身爭欲死吾君矣聖上果能仁其政將不待刷量民田而百姓足

而君亦足富天下莫能敵焉 聖上果能仁其政將
不待築城池造器械而衆心屹然成城其固不可破
制挺可以撻堅甲其鋒不可當矣 聖上果能仁其
政天下之賢皆悅而願立於王之朝天下之士皆悅
而願沐於王之化山林草澤魁宏寬通之士莫不洋
泮然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佐 聖主
出政治猶反手耳不亦休哉 聖上果能是固將唐
虞此世堯舜此身國之安泰山盤石矣後志之羨惟
反之弊皆非今日所可道也愚也新從下土來不識
忌諱妄論當今之得失有若經緯肯中者顧非狂且

僭與猶有未盡者請為執事尾之孟子 徒法不能
以自行又曰發於其心害於其政夫使斯民安者固
宗於政之仁若無是心又何能出是政哉堯以平章
為心舜以罔怫為心禹湯以若保為心文武以如傷
為心卒能致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今我 聖上亦能
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為心心何有不仁政何有不
仁後之仰今將如今之仰堯舜禹湯文武之世竹帛
不足以書功德金石不足以頌形容豈不偉歟蕩蕩
賤言無路上聞達之 九重微執事吾誰望謹對
問事變之常出於意慮之外秦築長城而變起於

問成晉平江南而禍備於骨肉西漢削宗翰而亡
於外戚東漢抑權臣而壞於宦寺唐憂朋黨而卒
亂於叛藩宋革方鎮而反困於驕虜此其大都也
至如漢武逐匈奴而木人乃埋東宮唐宗誅君羨
而武氏已在近側黃巾除而天下遂亂完顏亡而
南渡亦滅其故何歟今日之所可慮者何事而幾
之未動形之未兆亦有可以預防之術歟子諸生
歷觀古今之治亂目擊時事之艱虞必有涇渭於
冑中者願聞深慮之論

對今人之濟於海方其波濤不揚順流而下也固以

為至安無危及其盲風擊水巨浪拍天蛟龍鯨鯢出
沒而銜恠也莫不墮膽懾目愕然相顧其理檣堅礎
稅楫無缺者僅而免不然則徒叫號跳躍莫之救而
死也噫嘻事變之不可常者若此歟豈獨水為然夫
國亦然不先固本而欲無患者是亦委檣楫涉渤海
而冀其不敗也雖使暮操舟而盡其轉移之術幾何
其不底淪亡也愚欲將是說一質於當路君子者雅
矣今執事臨圍發策特以事變為問援古及今與諸
生辨之何愚生之所欲言執事獲之愚請以固本之
說為執事竭論焉嗚呼天下之所難料者非事變乎

一峯集 別集上 三
禍發於未嘗慮之中亂起於不足疑之地其朕伏於
冥冥而明者所未及見其機發於造次而智者所未
及圖苟非道德之澤仁義之惠預結民心截然有不
可拔之勢其何以扶持久遠又安區宇備不虞之變
而防不測之患哉是以古昔聖王不以人之所忽而
亡道德不以人之所易而棄仁義敷深惠而澤民生
積至誠而感人意卒使民有父母之愛而國措盤石
之安則事變無自起而邦國無所患矣後之人君不
然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只備其所可畏而遺其
所不疑區區智力之末而不本仁義之實故民不戴

而國不固防於此者旋潰於彼得於前者遽失於後
則其不歸於淪喪顛隳者幾何也嗚呼好安而惡危
人之情也孰不欲建長治之策無抗捏之變使國勢
永固也唯其所貴者智力而不知反仁所務者事為
而不思保民故肘腋之變竟至覆國腹心之疾終能
害治傷輪敗轍相隨續而莫悟也可不哀哉由是觀
之可畏者莫如意外之變而吾之仁已修則不足為
懼矣難保者惟在未覩之患而吾之民已安則亦非
所憂矣善乎孟子之說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
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也然則益邦家而欲防

一峯集 另集
禍亂者可不先安其民敷實惠而欲結民心者可不先施其仁乎愚請因是而白之金城萬里玉塞大震祖龍雄威遠襲胡庭而并起亡秦乃在間左之戍卒龍驤千斛鐵甕瓦解典午深憂已平江南而相戕骨肉反起維城之諸宗吳楚既平封疆繼鑠則變生宗翰非所當憂而倒持大阿王家之兒也韓彭遠懲列侯退第則禍備歎巨無復有懼而竟覆金甌權璫之手也難於去賊唐憂在於朋黨而強藩繼起終致不振之患杯酒釋兵宋患弭於方鎮而驕虜迭侵日就微弱之漸至若建元天子方事外夷而水人流血京

師貞觀皇帝忌殺武娘而則天蓄禍深宮黃巾甫平而赤劉之祚遽頽金胡已滅而泥馬之業不復則是何當憂者不為患而不當憂者為患可畏者不為變而不足畏者為變耶嗚呼匹夫肆然萬姓嗷嗷則長城北起適足自亡外憂既除內患復興則石頭降幡只以挑禍願察其影忠言莫納則削弱宗支反資外家之移政刑餘勿任先王不法則斥退諸將何與闔官之竊柄羈縻徒事朝綱漸退則仙李業衰者豈黨論之致也和好是尚武略不競則夾馬香殘者果藩鎮之故耶信用讒說父子難保則塞外干戈徒增海

內之虛耗欲防未然枉殺無辜則區區小智安能奪
天之已定而况以亂止亂豈有復振之代共胡滅胡
寧有不亡之國哉噫茲前數君者非無才智之拔萃
計慮之出類而徒備其末不知反本言及仁民萬古
寥寥語至喪亂青史滔滔則芻狗前代褚免空煩所
當詳說而極論者顧非今日之所當慮者乎嗚呼今
之當慮者亦可謂殷矣陰虹貫陽連朔肆妖太白見
午經月不滅迅雷冬鳴飛雪夏隕冷氣塞空風雹妄
作則乾道之乖常可慮也去歲海赤今年海水非常
之災比歲疊見而山澤焦童物類枯竭木石呈異禽

獸騁恠則坤軸之失寧可慮也人不知學士不尚義
朝政日紊庶績咸隳閭俗漸汚禮讓掃地先私後公
喪廉滅耻則習俗之偷卑可慮也南倭偵伺北人恐
喝金繒遠輸溪壑難填信好雖申野心未保則夷狄
之外憂可慮也嗚呼災不虛生古人有言戎狄侵凌
前史所譏風俗汚濁國亂可占則有一於此尚足寒
心三者為癘何以為國噫蒼蒼難恃冥冥莫覩未知
意外之變伏在何處不憂之患萌於何事而凡今之
上自一楓宸下至閭巷慄慄危懼莫保朝夕者何莫
非此數者也然愚所慮獨異於是可憂在民不在他

也何者災雖可畏克誠則可弭敵雖可懼有備則無
患俗雖難變敷教則可變而至若斯民朽索易斷六
馬難御一失其心四海傾覆有國所畏孰大於此嗚
呼今之為政可以保斯民乎秦城遠築負土者載道
唐戶急括墜亡者遍野洛口之米日積而民不能遂
其業陝西之軍大刺而衆不得安其所東奔西走不
暇休息而團鍊之營復設此際煮爇之舉更出其間
朝創暮設雷奔霆馳者莫不歸於傷財病民則哀我
殘氓何以支堪膏澤竭於苛斂筋力勞於重役歌興
化離鴻多澤中之鳴賦成谷華人有萋草之歎老弱

填於溝壑壯者起而為盜狗偷鼠竊者颺發都下威
物殺掠者蝟起鄉曲若此不已為禍轉盛則安知黃
巢綠林不復作於今日張角陳勝獨備禍於古昔也
愚恐外亂不作內變先起蕭牆之禍不在顯吏而
九重之隱憂未嘗及此廟堂之畫策但務其末則愚
竊潛憂隱歎不知今日國家稅駕何所也嗟夫機之
未動智者猶欲先備兆之不萌明者尚欲預察矧乎
機已動兆已萌變亂之朝發夕起者無異燭照數計
而不思所以急救而善圖之乎嗚呼欲安者民之情
則今之思亂豈民之心哉實由於上之仁惠不敷也

然則當今之勢所當深慮而先務者捨仁政而何哉
我 聖上誠能發政施仁先反其本施措之間凡有
不便於民者一切撤罷而夙宵勤念惟在斯民其惜
民力若肌肉之難割其業民產若調饑之求哺其革
民瘼若急病之服藥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也一民寒
則曰我寒之也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
勿聚樂之勿苦喜之勿怒盡誠急救如見赤子之入
井則將見離散者安集疾痛者謳歌親君上而戴國
家皆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赤足可以蹈
湯火空拳可以冒白刃爭欲死吾君矣意外之變何

自而起不虞之患安從而生固將措國不拔熙皞無
窮比肩於唐虞三代之治而秦漢以下之以智以詐
旋得旋失者皆非今日道也嗚呼今之憂國難者孰
不以災異可畏敵國可懼習俗可慮而愚獨以民困
為憂豈不迂且遠哉雖然古語曰人事失於下天變
見於上又曰內治既臻外患不興傳曰既富矣復教
之信斯言也天下安有不養民而先正俗者亦安有
不內修而能外攘者亦安有不能得民心而能享天
意者乎信乎防患在於固邦而固邦由於仁民也雖
然人主一心萬化之亦也苟或有一毫未盡今日雖

除一瘼明日必當復行今日雖革一弊明日必當復設政終不可仁而民終不能安矣可不懼哉今日聖上之修德固無間然以政不仁而民不安者占之則恐或有一毫未盡之失也執事何不入告于后使哀職無闕也愚也一樸愚士耳古今之治亂時事之艱虞豈能了然胸中惟自傷時慷慨目擊耳剝粗有窺斑之見未過捫風之地茫憂莫洩賈涕徒垂今逢執事翰寫靡羸得非猥且僭耶然士固伸於知己微執事問何以發愚之狂言願執事哀其愚而恕其狂察其辭而究其意如不以為不可轉以達之

九重謹對

問聖人之立教不同義軒以上詩書不載無可考信堯之授舜但言執中而舜復益之以三言則豈禹不及舜不如是則不足以達其旨歟且所謂入心道心者何所指而心果有二歟孔門只論仁而鄒書則必以義配仁濂翁說誠多而程子則以敬為主前聖後賢何其不一揆歟典謨訓誥皆無學字而昉於說命則傳說之前不知學與學有道學理學訓誥之學文章之學異端之學此皆傳說之所謂學歟三教皆謂之道所謂道者何物而韓子

原道之文亦能窺道體歟苟卿著論性之篇而揚
雄作法言之書文中子十五為人師撰述極多其
言果皆合於聖賢之旨而可以為教於後人歟至
若近世王陽明之致良知陳白沙之體天理亦可
謂發其所未發而不悖於聖賢之教歟嗚呼仲尼
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權變術數謀利計
功之說虛無寂滅證空談玄之語日新月盛震耀
張皇聖賢之教不絕如縷僅載於方冊何以則闕
邪說而闡正道聖賢之教復生於世歟子諸生服
膺聖訓必有能言是者願聞其說

對噫吾生也不幸遠於聖矣上不及服教唐虞與於
變之化次不及樞衣闕里承博約之訓下不及從師
洛閩勉誠正之學貿貿此生將無聞而後世矣寧就
一代先覺君子以求教斯可矣今先生儼然辱臨于
策士之庭以立教為問大哉問也若先生非吾所謂
先覺者耶昨日土墻之隔今可為竹牖之開矣愚雖
不敏敢不承教而樂為之說乎竊謂教者聖人所以
繼天立極而使萬民各盡其性者也蓋性出於天而
人之所同得也惟其氣質之稟聖凡有異故昏不能
知愚不能覺昧此性之在我而不識其當盡者有之

一峯集
卷之九
三十九
矣於是聖人有憂之開其精微之蘊示之當行之路
使昏者有知愚者有覺莫不祛人欲而復天理則教
之為道豈不大哉是以聖人達而在上則教能行於
一世窮而在下而教亦明於萬古雖其一時所指或
遠或近或詳或略似有不能同者若其立教傳道化
民成俗之意亦何嘗有異也嗚呼人而無教不能盡
性教非聖人不能自立而歸來叔季聖遠言湮上無
敷教之君下乏明教之人異端日盛邪說肆行鼓天
下之衆而日就禽獸之域則聖賢之教幾何其不息
而亡也雖然性無賢愚教明則可盡教無今古君聖

則可立然則為人司牧而欲敷教化者可不先窮在
我之理以盡在我之性為導率表正之方致觀感風
動之化哉嗚呼天人肇闢聖王繼作則制節法度何
莫非教而義軒以上書契無徵愚於今日於何考信
執中授舜堯言既至而精一傳禹舜說復益則豈堯
之於舜知已領會而舜之於禹或恐其未曉耶噫三
聖授受告戒丁寧萬世標準心學有傳立教之大無
有加此則其所詳略愚不敢論原乎性命是乃道心
生於形氣則為人心則所指之言雖若不同虛靈知
覺此心惟一則截而為二寧有是理魯論言仁義在

一峯集 卷之十一
其中鄒書揭義惟仁是配則尼父亞聖互相發明也
真實無妄大道之原主一無適盡誠之方則濂翁伊
川分言體用也前聖後賢其教何異學之一字雖昉
說命而精一執中學莫大焉則堯舜之時已有此學
豈至傳說始能知學道理一原本無二致而訓詁穿
鑿詞章浮誇至若異端妄肆邪淫則說之謂學豈指
此三者乎循性行仁大道在是則老佛之道道其所
道道云道云空虚云乎哉原道一篇所見卓然其於
道體不為無窺而只言誠正未及格致則無頭之議
亦或難免也論性訛誤法言依據續經中說未免杜

撰則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正為三子道也雖其所言
或有一二之取揆以聖教繫乎未聞至若伯安之致
良知公甫之體天理徒欲尊性未知問學右袒鵝湖
昌詆考亭則禪學換面之徒所當辭而闢之廓如也
嗚呼夢奠兩楹泰山遽頽春秋欲末七十子皆亡微
言大義淪沒無傳而管商申韓計功說利老釋莊列
證空談玄權謀術數之辯虛無寂滅之教簧鼓颺發
橫騫肆耀以至於百家之說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
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其間長夜乾坤正學榛
塞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教皆已灰燼殘缺蕩析壞

亂吾道之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其不泯滅而斷絕者不啻若一髮之引千鈞耳噫嘻亦痛哉嗚呼人生天地皆具此五常教無他道只明此五典則人無有不善之性教無有不可明之世惟其上而為君者不敷正教而下而為民者亦隨而變焉故上好清淨而清淨之教興上好功利而功利之教興異端日以浸盛聖教日以息亡則此實非人之難教所以教人者不善非教之難立所以立教者不得其當如有倡道義之學微五典之教邪說不得容而正道常能行則人豈有不善教豈有不明哉雖然吾之理明然後

可以明人之理吾之性盡然後可以盡人之性理苟不明其何能明庶物而察人倫性苟不盡其何能修實德而作斯民乎先儒曰敷教正俗人君之極功成已成物聖人之能事誠哉是言為人上者苟能加格致之功盡誠正之道無小虛假極其擴充窮理以盡性盡性以立教推躬行心得之餘敷導迪培養之方常使斯教大明於世則彼同有性命之理各具仁義之體者孰不知理之可明而性之可盡聖教之為可尊而異端之為可排也雖至愚至迷之徒亦莫不知所當行覺所當為孜孜於孝悌忠信之教而不入於

一峯集 卷之二 四十三
誠淫邪遁之域矣為教之效至於如此則中和位育之功不難推致而二帝三王之所以教民化俗者亦無以加此矣聖教之不明異端之為害有何所患哉愚於明問既復萬一而語及篇終又有所戚戚焉執事之問獨詳於古而不及於今者何歟其無乃引而不發以觀諸生之所言乎噫今日聖教之不明可謂極矣仁義為荒廢之路經傳作干祿之具切磋講廟者舉世而不見含糊鶻突者接迹而皆然既以道學為高遠難行而且以古今異宜為不易之定論嗟嗟悲夫夫自開闢以來至于今日不知其幾千歲而天

地渾淪磅礴之形猶舊也山川流峙之形猶舊也草木鳥獸之形猶舊也以及於斯人之宮室衣服飲食器用皆因聖人之制作以養其生不能闕廢而獨於天叙天秩因人心本天理亘萬古而不可變者乃安於毀敗以為終不可復古耶嗟乎人之性皆善今世之人豈皆無願善之心惟其教化不明習俗污下隨波汨沒不能自奮而然也此則我 聖上格致之功或不能加誠正之道或未能盡其所以窮理盡性推己立教為萬民之表率者猶有一毫之未盡者耶 君門萬里獻芹無路轉而聞 上微執事吾誰望謹對

問士生天地間所重者忠與孝而已矣非孝無以
為人子非忠無以為人臣舜文之孝逢干之忠不
可尚矣閔損子路之孝王祥孟宗之孝固無優劣
而杵臼王燭之忠豫讓荀彧之忠亦有異同歟夏
不驅蚊冬則溫被其孝何如強牽帝裾掇拾章奏
其忠何如必有酒肉不請所與可謂之孝而初附
和議竟死虜庭可謂之忠乎方今 聖明嗣服以
忠孝為先務而都鄙之外以敗倫為事遺棄至親
而無怪朝廷之上以含黑為風國事日非而不言
為忠為孝之理果安在哉將使人子盡其孝人臣

盡其忠其道何由若以忠孝論其先後則何者為
先而終致忠孝之兼備耶願聞移風易俗之論
對愚小也稚昧無所知識惟以怡怡愛養為樂不識
所謂蹇蹇匪躬者存焉及長而讀書知天地之大德
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位以立忠因生以盡孝始
乃蹶然驚曰人於天地匪親無以生匪君無以立君
親既無輕重忠孝寧有一致仍反自勗於已曰何以
則能兩盡其道而無或有一毫不誠耶常欲求教於
大人君子雅矣今先志闡發策特揭忠孝二字大
哉問也非獨愚生之獲所願為幸凡有人性而戴履

天地者孰不欣欣然樂告怡怡然求正乎遂感而為
說曰大哉忠孝之為道也在家非孝無以事其親亡
朝非忠無以事其君忠孝不能盡而君親不能事則
子何能為子臣何能為臣是以古之君子知孝之本
乎天性而不可不盡識忠之根於固有而不可不竭
情之所發必殫其誠義之所在思致其身孜孜一生
同或暇逸則忠豈有不至而孝豈有未盡哉如或不
然誠未至而遽自以為孝義不盡而遽自以為忠則
雖滫瀡以備養溫清以勤奉非吾所謂孝之純也雖
冒刃而赴難犯顏而爭君非吾所謂忠之至也安有

一事之孝一節之忠而遽謂之盡臣子之職乎嗚呼
人性本善同具五常忠孝之道是誠在我則孰不欲
入孝其親出忠其君以答我生成之大德哉惟其教
化不敷而習俗汚下仁義不明而倫紀斁喪昧其性
之本然而不自覺其不盡矣然則為人司牧而欲民
忠孝者可不徼五典之教明仁義之道擴其本然之
性而使各盡其當行者乎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豈欺我哉請白之終身
慕父母日三朝王季馬至我舜文孝也殺身冀悟君
离心猶不去則盡矣逢干忠也人無間於父母兄弟

閔子可謂善事為親養而負米百里子路所以服勤
入林慟哭竹抽冬筍者斯非孟宗之孝感乎天寒求
魚鯉躍江水者吾知王祥之誠格也捐其軀而能存
遺腹義哉有趙杵曰讓萬家而不事二君嗚呼齊郡
王蠋國士衆人視遇生死則豫讓可以為真節迹漢
心魏以名取捨則荀彧足見其肺肝不驅蚊而念親
能以身而冬溫猛延不懈事親牽帝裾而苦諫捨毀
奏而復進毗普期欲格君必有酒肉曾元之養也曾
是以為孝乎力贊和議王倫之死也斯可謂之忠哉
嗚呼事君事親人所自盡為孝為忠非取一端則人

倫之至吾於舜文逢于見之而損由特稱於夫子王
孟著績於青史則其所優劣愚何必論存孤而必報
知己捨生而克盡其義則其視隨時異議飲鴆掠美
者不無同異乎因事服勞有過箴規此不過忠孝一
節而昧於養志為孝之未能盡忘讐附和其死之無
足取則又何足與論於忠孝大道乎噫古人已矣其
惟今乎恭惟盛朝 聖明當御治教休明敦周文之
孝理尚殷家之忠質其所先務惟以正倫為本宜乎
風行俗化入孝出忠人皆以曾閔為期士皆以稷契
自待而夫何近年以來民彞斃喪天理滅絕隆養之

化泯於時蹇諤之風絕於朝甚至周親見棄舉世莫
恠衛政日非滿庭緘舌恩乖生我而父子行路義昧
致身而君臣楚越孝衰之極推刃者繼起忠夷之漸
蠹國者並進舜文之大孝罔不暇論而至如辛趙之
區區匡輔者亦不得以見其人也噫嘻亦痛哉是豈
上之教下者不能盡而然耶下之承上者未易從而
然耶且人之善者小不肖者多雖欲教而自不可得
耶是何堯舜之世反覩叔世衰季之風也嗚呼孟子
不云乎人倫明於上小民興於下孔聖亦有言斯民
者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先儒曰天之降性不以賢

愚有間古今有異信斯言也豈古之人皆孝而今之
人皆不孝古之人皆忠而今之人皆不忠古之人皆
可教而今之人皆不可教也特以世教陵夷人欲日
滯陷形氣之利誘喪天賦之初心非不知親之當孝
不知盡仁然後為能孝非不知國之當忠不知盡義
然後為能忠在家而不能致誠事君而實昧其義陷
墨刑而莫悟罪三千而為大遂使物中之最靈有愧
禽犢之襟裾則此豈非可悲之甚者乎嗟乎今日之
人不孝士不忠非有他也實由於教不明仁義則今
日之使人孝使士忠者亦豈有他哉其不在於教之

明仁義乎 聖上誠能明先王之教化植今日之彞
倫開悟其天性啓迪其良心使其日用之間莫不居
仁由義循天叙之五常而修此懿德則彼同有君親
之重而各具仁義之心者孰不知盡仁而以事其親
盡義而以事其君哉此心之發固如火之炎人泉之
混混爭趨止孝競勸竭忠將見曾參曾子之行夔龍
元凱之賢接武一世而愛親敬上之風大行於國中
矣習俗有何難回風化有何難移而一節之孝非義
之忠更何煩論哉雖三代比屋可封之俗可復見於
今日不亦休哉嗚呼君親一體忠孝義均豈有界分

於其間然人之生世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孝於親而
後忠於君故古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由是觀
之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移而其所以兼備者又豈
外於盡仁義之道哉愚於明問旣復萬一而於篇終
又不能無憾焉孟子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又曰君視臣如手
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路
人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讐自古及今未有
不富民而能善其心亦未有不待臣而能竭其力者

也執事試觀今日之事 國家之所以制民產者可
以善其心乎否乎 聖上之所以待臣隣者可以竭
其力乎否乎賦役煩重飢饉荐臻父不能保其子子
不能保其父流離殿屎散之四方則雖欲責以盡孝
得乎聲音以斥之顏色以拒之上不能通下意下不
能通上意危疑沮喪有懷莫陳則雖欲責以殫忠得
乎為今之計先富民產使父子相保然後方可以責
其孝也先加 聖眷使上下無間然後方可以責其
忠也不此之思徒欲其忠孝則雖 聖上獎精於上
良相竭力於下愚未見其有得也執事如不以為不

可何不轉而問下 上謹對

問聖賢之學隨動靜而交致其工焉子思之論未
發已發明道之訓動定靜定其旨有同異之可言
歟大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禮記之人生而靜
感物而動其所立言可歷指而辨別之歟涵養省
察之功明通公溥之效其工夫次第亦有淺深始
終之分歟或有言動端乃天地之心或以為靜中
見無限妙理有若相反而抑有旨趣之同歸歟既
言中正仁義而終之以主靜歷舉吉凶悔吝而戒
之以慎動其所以或主或慎之義亦可以論其詳

耶大抵動為靜之用靜是動之體是二者相仍相
資而用功之不可或偏者也然凡人之心動多而
靜少湛然不動之時曾未頃刻又復馳騫走作矣
若任之而不知矯之則終至於波蕩而不知返若
矯之而不得其方則鮮不能為枯槁寂滅之歸不
知矯者與不得其方者其所以失則殊而其為失
則均焉何以則以時而靜以時而動動有動時工
夫靜有靜時工夫既無馳騫走作之病又無枯槁
寂滅之歸而能得乎聖賢垂訓之旨歟諸生必有
講廟乎斯者願聞其說

對嗚呼動靜之理豈易言哉天有陰陽之動靜而理
之顯微著焉人有性情之動靜而心之體用具焉天
人一理動靜無端而人心有覺道體無為故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學足以知性命者固不敢
輕議於此况愚墻面之學安能剖析其精微辨論其
工夫以動我明執事之聽哉雖然晦處靜俟從遊師
友其所講廟討論則有之敢不以靜中一得為執事
求正焉竊謂心主於身而有靜有動學貴存心而隨
處致工蓋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
則是所謂靜而心之體也事物既至思慮乃萌七情

迭用各有攸主則是所謂動而心之用也當其靜也
不有涵養之功以全其體則靜而無以存此心也及
其動也不有省察之功以適其用則動而無以存此
心也是以君子養此性於不覩不聞之中以修其內
察此情於幽獨隱微之際以修其外動靜交修表裏
如一則其所以兩致其工各盡其極者為如何哉雖
然靜不自養必主一於內心無走作然後方得其養
動不自察必謹微於外念不雜他然後方盡其察矣
先儒曰戒懼靜時敬也慎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
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有志心學者蓋於是勉

之嗚呼心一也以其未發而言謂之性以其已發而
言謂之情未發者靜也已發者動也而靜而無所偏
倚者性之中也動而無不中節者情之和也性情無
二德而動靜非二致則其所謂靜而性亦定者即所
謂未發之性不失其中者也動而性亦定者即所謂
已發之情發皆中節者也子思程子之言互相發明
也此心未發之前全體渾然無有見聞者寂然不動
者也事物既接之後隨處感發此心便應者感而遂
通者也性之未動其體本靜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者即所謂寂然不動者也物至心感性發為情則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者卽所謂感而遂通者也。大易禮經之訓寧有二旨乎？涵養乎未發之前，所以養此性於靜也；省察乎既發之後，所以察此情於動也。而當靜而虛，內欲不萌，則便是涵養之功也；已動而直，外誘不入，則便是省察之功也。靜虛則通明，動直則公溥而通明者，涵養之極，而性得其中者也。公溥者，省察之至，而情得其和者也。養察而後可致中和，虛直而後可見明溥，而內外夾持一時並進，則工夫豈有次第淺深，而功效則可知其始終之有別矣。天地萬物之理，莫不具於靜，著於動，而動根於靜，靜涵乎動。

則一陽初動，天地之心可見者，靜之始動，而藹然之理自昭矣。靜裏體認萬理之妙，畢見者，動之具靜而燦然之理，嘿識矣。藹然者，具於燦然；燦然者，著於藹然。則其言雖若有異，而其指豈不同歸乎？行之中而處之正，發之仁而裁之義，則動靜周流，無不全德，而其動也必本乎靜，則終之以主靜，豈無由也。靜無為而動，有為靜無咎，而動有咎，吉凶悔吝，各有兆朕，而其生也必由於動，則戒之以慎動，非以此乎？嗚呼！入之一心，稟陰陽之理，具動靜之機，寂然渾然之中，萬物之理無不備，藹然闔然之際，天下之故無不通，養乎

一筆集 卷之三
靜所以正乎動也正乎動所以養乎靜也其道相須
而不可闕一其用相資而不可偏廢則人孰不全天
命之性循達道之行靜而此心之體無不中動而此
心之用無不和以致其動靜之立哉惟其氣稟拘於
前物欲汨於後靜虛湛一之理既昧於靜而紛亂擾
攘之志馳騖於動一念之頃或陞而天飛或沉而淵
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一日萬變莫可收拾則
守一於內而通明于靜者絕無其時而走作於外而
常失之動者滔滔皆是矣今若任其波蕩不知管攝
則比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其不為魚魚放

心之徒無幾矣若欲一切把捉強使靜定則譬如枯
木死灰氣索然而無活法其不歸佛氏寂滅之偏者
亦鮮矣矯心任情俱背正理而過與不及均為失中
則澄治本原之道果無其方動靜俱修之宜果無其
要乎嗚呼天之降才本無不善人之稟性亦未有惡
雖其偏蔽之久顧此本明之德得於天而具於心者
終有不可得而昧者譬如鏡昧於塵而本體之明固
自若也水混於滓而本體之清固自若也苟欲其明
盍先祛其塵也苟欲其清盍先澄其滓也苟欲靜養
動察而使合乎天理之正盍先盡其敬心之功乎噫

心之為物虛靈知覺若使此心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全矣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是以朱子曰纔敬則便扶策此心雖有百邪也自退聽誠能敬以為主而怠不得肆件件兢業念念提撕惕然悚然常若父師鬼神之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蛸涓蠖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惺惺而無小昏昧寂寂而不起念慮以盡其靜養之功戒慎於幾微遏絕於萌芽以盡其動察之方真積力久以造其極則本末俱舉而表裏洞徹大本既立而百體從令以時而靜靜以天也以時而動動以理也內欲外

誘皆不足以累吾靈臺渣滓消融天君泰然矣敬心之功至於如此則馳騫走作之病枯槁寂滅之弊又何足道哉執事所謂能得乎聖賢垂訓之旨其不在此歟嗚呼敬者徹動靜兼內外成始成終貫古貫今聖學之第一義治心之第一務愚生之所嘗學執事之所欲聞者宜無過於此者雖然學問之功莫大於誠正而誠正之要莫先於格物致知蓋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理不明理不明則不知何者為天理何者為人欲何者為靜養何者為動察而其於敬心工夫亦無濳泊處矣然則格致之工又非學者所當

一峯集 別集上
先務者乎愚也終日竭論雖無動人之宏議靜居用
工謹守吾儒之家法則不敢創為新奇之論以避常
腐之談執事如不以為不可幸進而教之謹對

一峯先生別集上

一峯先生別集目錄下

四書疑解

一峯先生別集下

四書疑解

問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一人之氣果能塞乎天地之大歟

丁酉監
初第四

對遠觀天地即此氣也反顧吾人亦此氣也同此一氣氣無大小苟充其養其大也亦天地矣執事其欲聞天地人之氣乎夫以一氣運于上下而至大至剛莫之能加者斯非天地之氣乎稟天地之正氣而立乎兩間全體渾然無有欠缺者斯非吾人之氣乎天

地與人其名雖異而言其氣之剛大則初未嘗不同也苟能配義與道養之以直不蔽於私毋撓於物一無所害以全其氣以造乎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之域則是氣也浩然滂沛充塞無間巍乎泰山不足為大確乎金石不足為剛周流乎萬物之表而磅礴乎天地之間矣然則人於天地是身之微雖渺若太倉之稊米同此浩然之氣豈可曰彼大此小哉嗚呼人之氣果充其大則參贊化育皆自我出其大也無以加矣人之氣果盡其剛則外誘羣邪無從而入其剛也無以加矣養氣之功至於此極則方寸足以運

四海之廣一身足以立萬世之極是氣也果不足以充塞天地乎抑又論之天地雖大無是氣而運之即塊然一物也吾人雖小充是氣而大之是亦一天地也由是觀之天地之氣吾未見其大於吾人之氣也吾人之氣亦未見其小於天地之氣也其以一人之小而遠疑其氣之亦小於天地也歟嗟夫天人一氣本無大小而世降道微人慾橫流拘形氣之私誘喪天賦之本體至大者或有時而小至剛者或有時而屈而不能反身自誠養其正氣以復乎至大至剛之域而每自曰人之氣不能充塞天地則是何異於坐

井而觀天曰天小也哉愚於此深有感於朱夫子之言也夫子不云乎人能養得這般氣像便與天地同其大矣其與鄒聖之此訓千載同符矣人若有味乎兩夫子之言以盡其養則彌天亘地之氣不一日而倏然在我矣愚見如是執事以為如何謹對

問孔子曰畏大人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聖賢之言不同何歟

對敬以尊賢則不敢慢於德位之高義以盡言則無所屈於威勢之盛小子之誦此說久矣請為大人辨之夫所謂大人者有德有位之謂也有德則不可以

不敬有位則不可以不尊德既可敬而位既可尊則在彼無了輕之事而在我有可畏之道矣然則君子之於大人其可妄加慢侮而不盡其敬畏之心乎此孔聖所以有畏大人之訓也至於說大人則有異於是必也正吾之誼直吾之辭不以彼之富貴而有所貶不以彼之威武而有所撓然後志無所懾而方可以展吾心之正言無所屈而方可以盡吾說之誼矣然則君子之於說大人也其可徒事畏懼而不盡其義理之正乎此孟子所以有藐大人之論也由是觀之孔聖之訓示人以敬謹之道使不至於干名犯分

而慢上天之命也孟子之論勉人以義理之直使不
至於畏威怵權而失本心之正也非有孔聖之訓則
世之人何以知德之可敬位之可尊而能免於小人
之狎侮乎非有孟子之論則世之人何以知富貴之
不足貴威勢之不足怵而不歸於妾婦之承順乎嗚
呼有位有德天下之所同敬也徒富徒貴君子之所
共賤也世長傲習人無忌憚則無位而狎有位之賢
蔑德而慢盛德之士者或有之矣可不揭之以畏之
之訓砭其頑愚而反之於戒慎之道乎時尚勢利士
慕榮貴則恟威而不得盡其辭之正畏勢而不得明

其道之直者亦有之矣可不示之以藐之之論立其
庸懦而歸之於正大之域乎是知孔聖之所謂畏者
非謂其富貴之可畏威勢之可懼謂其有其德而得
其位其德與位可敬而不可狎者也孟子之所謂藐
者非謂其有德之可藐有位之可輕也謂其富貴之
盛威勢之重可藐而不可畏者也聖賢所言互相發
揮相顧而不相悖相符而不相違於何見其不同者
歟嗚呼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則孔聖之於齊景固嘗
藐之矣非堯舜不陳莫如我敬王則孟子之於齊宣
亦可謂畏大人者矣謹對

問孟子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然則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是亦好名而然歟

對志驚於名者未免一時之勉強誠出于中者不容毫髮之私偽苟辨乎此則名實立可見而心迹不難辨矣執事既有問愚請不讓而對甚矣好名之人也絕世俗之常情而以矯其志行君子之難能而以售其偽富未必所輕也而名之所在則弊屣千金貴未必所賤也而名之所繫則芥視萬鍾為名之極終至於讓千乘之國而不以為難則斯豈非飾行賈名而鄙聖之所深惡者乎至若夷齊之讓國則異於是焉

父之將死欲立叔齊則以夷之賢其可以廢齊自立而慢其父臨死之命乎傳序以長人之大倫則以齊之賢其可以諉父遺命而廢萬古綱常之重乎其所以讓之不已相率而逃者皆由於至誠之心正大光明如青大白日則其與好名而讓國者不可同日語矣斯豈非求仁得仁而孔聖之所嘗稱者乎由是觀之好名者之讓國率出於矯情干譽賭一時之名夷齊之讓國實出於敬父命而重天倫不得已而為者也其所以讓之之迹雖似不異其所以讓之之心則此正彼邪不啻若冰炭之不同器薰蕕之不同臭也

豈可徒觀其迹之同而不究其心之異一歸之於好
名之類耶嗚呼天下之事觀其迹則同而究其心則
異者多矣天下之物見其名則是而較其實則非者
衆矣是以珣玦似玉而謂玉而同珣玦則不可魚目
似珠而謂珠而同魚目則不可讓國雖似而謂夷齊
而同乎好名者則不可若謂夷齊之讓國果出於好
名乎則堯之讓舜舜之讓禹是亦讓也堯舜之讓亦
可謂之好名乎若謂好名者之讓國皆同於夷齊也
則子噲之讓子之是亦讓也其以子噲之讓而亦擬
於夷齊之讓國乎嗟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者

卽伯夷也是豈好名而然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
聲者卽伯夷也是豈好名而然歟棄周粟而餓首陽
窮天地而不顧植萬世之彝倫者卽伯夷也是豈好
名而然歟若以此數者皆出於好名也則已不然何
獨於讓國而輒疑其好名也哉嗚呼惟其誠而不以
其名則雖讓千乘之國而其心固自若也惟其名而
不以其誠則雖讓千乘之國而其心之鄙吝却於簞
食之輕豆羹之微亦自呈露矣此非名實之所以有
異心迹之所以不同歟雖然其名易眩而其實難究
其迹易見而其心難覩眩其名而失其實見其迹而

遺其心則亦安知好名者之讓國出於一時之勉強
夷齊之讓國不容一毫之私偽也此孟子所以著於
七篇之中以戒時人者也其警勵違實干名之意深
且切矣謹對

問中庸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則雨露之潤風
雷之動果無聲臭歟

對天之道豈易言哉其理至微其象至著惟其至微
也故妙萬物於杳茫之中而其理不可得而形焉惟
其至著也故鼓萬物於變動之際而其象不可得而
揜焉知斯說者庶可復明問之萬一矣愚請得而論

之今夫天之所以為天即理而已無方無體無思無
為以自然之理成自然之化化生萬物而不自知其
所以生渾淪而不可極神妙而不可測既無端倪之
可尋又無形色之可觀則惡有所謂聲臭者哉雖然
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象是以風雷之有
聲天於萬物以是而動之雨露之有澤天於萬物以
是而潤之則斯豈非造化生成之德自有其迹而發
見而不可揜者乎由是觀之無聲無臭者乃一理之
渾然而主宰於冲漠無朕之中其理至微者也雨露
風雷者即二氣之交感而流行於天地萬物之中其

象至著者也非有至著之象為之發用則固無以施
涵潤動作之功其所以有至著之象而施潤動之功
者非此至微之理為之主宰也乎嗚呼自至著而觀
之則凡盈天地間者皆可見其形也被日月之麗乎
天星辰之燦乎空山岳之峙江河之流莫非此象之
至著也豈獨雨露之潤風雷之動哉自至微而觀之
則凡盈天地間者皆莫知其然也被日月之所以麗
星辰之所以燦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莫非
此理之至微也豈獨以雨露之潤風雷之動而遽致
疑於是理之至微哉嗟夫因其著而究其微則其理

愈妙自其微而觀其著則其象愈顯徒觀其象而不
究其理便以雨露之潤風雷之動有聲有臭者即為
上天之載而不知雨露之所以潤風雷之所以動却
無聲臭者是乃上天之載則惡足謂之知天道乎嗚
呼無形者理也有形者氣也有形故有聲臭無形故
無聲臭也而理寓氣焉氣載理焉則是知有形而有
聲臭者即無形而無聲臭者之所主張也因其有形
而有聲臭者而識其無形而無聲臭者之所主張則
可以因至著之象而識至微之理矣善乎朱夫子之
言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行也可以見

之其所謂不可見者豈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乎其所謂可見者豈非所謂雨露之潤風雷之動有聲有臭者乎謹對

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不及禹湯文武之聖豈禹湯文武之性善不及於堯舜而不稱歟對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舉此見彼不待歷言苟辨乎此明問可復蓋能盡其性謂之聖人而羣聖之性無有不盡則堯舜之聖同盡此性者也禹湯文武之聖亦同盡此性者也不以堯舜而增益不以禹湯文武而加損則孟子之言性善而獨稱堯舜者豈以禹湯

文武之性善為不及於堯舜哉良以羣聖之性均善無異舉前聖之性善則後聖在其中矣舉後聖之性善則前聖在其中矣是以獨稱堯舜之性善而禹湯文武亦包乎其中何必歷舉堯舜之性善禹湯之性善文武之性善然後乃知禹湯文武之性善亦如堯舜哉聖賢之言約而盡簡而不煩以意逆志而不以辭害義則羣聖之同性不亦較然著哉嗚呼天地之道別無異同聖人之性寧有優劣而子言天之生百物而不及乎地庸稱文王之德之純而未及堯舜夫豈曰坤之道不能生物堯舜之德有所未純也蓋言

一峯集 卷下 九
天則地舉矣因文王而見羣聖之同然矣於此尤可見稱堯舜之性善即稱禹湯文武之性善也嗟夫人性本善聖愚無間苟知盡性人皆可以為堯舜况以禹湯文武之聖謂不足於性善乎倘論其行事則韶盡善而武盡美征伐異於揖遜者有之至於性善堯舜禹湯文武六聖人吾見其同未見其異也執事以為如何謹對

問子曰未見蹈仁而死者然則伯夷求仁得仁而餓死首陽比干三仁之一而死於紂何歟

對莫善於仁而蹈之無危苟當於理則死亦為安有

見乎此明問可辨蓋仁者一心之德而萬善之長也人而不仁何以為人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徒見其益而未見其害則人之於仁寧有蹈而死者乎此孔聖所以揭示學者以勉其為仁者也至若夷干之死異於是焉君臣大義昭揭日月而一仕于周綱常即墜匹夫肆虐宗社將墟而身為貴戚不可忽視則其所以或餓而死或諫而死者皆出於至誠惻怛之意上合天理下安人心則其身雖死而其死也正矣此孔聖所以列之為三仁稱之以得仁者也然則夫子之訓因理之常而言仁之善使人踐之安而不憚也二

子之死值時之變而盡理之正不顧利害惟其是而已由是觀之其所謂蹈仁不死者非謂如二子之當死者也謂其能安於仁以全心德則事皆適理而自無危害之道也二子之死亦非如不盡仁而徒死者也當死而死處得其中則心無所慊自全性命之理也仁無二致順理則皆仁事非一道常變有不同豈可以二子之死而遽疑於先聖之訓豈不究聖訓之旨而又疑於二子之死也嗚呼修人心之大德而若有所害則是仁乃戕身之道也入孰樂而為之當二子之不幸而不致其死則是仁乃貪生之道也惡足

謂之仁哉徒觀其死而不求其義則不害其旨者鮮矣徒見其迹而不究其心則不失其人者亦鮮矣嗟夫安乎仁而全德無有患害者固仁之常捨其生而得正以盡其道者亦非仁不能也不然夫子何以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也哉謹對

問孟子謂梁惠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又謂公孫丑曰文王惟方百里起是以難也前後之言不同何歟豈百里可王者其德優於文王乎

對勢有難易而所遇之時不同故論其時勢而所指之義各異苟辨乎此明問可復請試陳之世降戰國

王澤已竭爭肆利慾不敷仁惠百姓之塗炭久矣於斯時也有王者起推行仁政以解倒懸則民之歸之猶水之就下也時勢之易莫此時若此鄒聖所以當梁惠報怨之問有百里可王之對也至若文王之時有異於是匹夫肆虐罪雖貫盈而六七賢聖天下之歸久矣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碩輔良臣相與佐之一民尺地莫非其有則雖有維新之命克明之德何可當也此鄒聖所以因公孫設辭之問有文王難王之答也由是觀之其謂百里之可王者非謂梁惠之德可以當此謂其時勢之易也雖以百里之小苟行仁

政則天下歸之矣其謂文王之難王者非謂文王之德有所未足謂其時勢之難也雖以文王之德殷命未殄則天下未易歸也只據所遇之時勢而論其難易之不同矣豈可以此而遽致疑於百里之可王亦豈以此而有所歉於文王之至德哉嗚呼苟有其時勢則德不及文王者可以不勞而王而况文王乎苟無其時勢則德有如文王尚且不易其王而况於梁惠之徒乎假使梁惠當乎文王之時則殷澤尚存而天下之人猶知尊王矣雖有千里之地孟子其可謂之可以王乎假使文王當乎梁惠之時則以至仁而

行至仁率天下而歸仁者特一反手間耳其謂難於
百里之興王乎不究其旨之所在而徒觀其辭則其
不害義者歟矣不觀時勢之不同而先議其德則其
不失人者幾何也嗟夫以梁惠而擬乎文王奚啻霄
淵之不侔能得時勢則以百里而行仁政尚有可王
之道不得時勢則以大德而覆天下猶有所未洽豈
非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器不如待時者
歟雖然愚於此抑有所感者矣雖有時勢而不修其
德者終失其時勢雖無時勢而益修其德者終得其
時勢矣是以文王無時勢而益修其德則式至武王

奄有天下惠王有時勢而不修其德則一傳襄王
喪其國世之人君於斯二者亦可以知所擇矣謹對
問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然而夫子之於魯
叔孫毀之孟子之於齊淳于侮之非徒不能化之
反受其毀且侮者何歟以孔孟之聖亦不得為至
誠乎

對自至誠而觀之雖無不可化者而就下愚而論之
亦有不能化者焉執此詳究明問可復蓋誠者真實
無妄之謂理之實者而至誠者又其實理之至者也
惟聖人之心能盡其實理之至者故既盡在我之性

而又盡人物之性所存者神所過者化雷變風動物
莫能違則天下安有不可化之人乎此中庸所謂至
誠之能化也雖然下愚之人終不可移彼既自是而
拒之不信自暴而絕之不求既自不信而不求則惡
知聖賢之至德哉是以孔子大聖也而叔孫反毀之
孟子大賢也而淳于濔侮之非惟不得見化終必毀
侮而後已則非孔孟之至誠不能化二子也乃二子
自見絕於至誠之化也聖賢亦將如之何哉此孔孟
所以不能化二子而反遭其毀侮者也由是觀之至
誠之能化者聖人之常事也二子之毀侮者下愚之

自絕也中庸語其常而明聖人化育之功孔孟遇下
愚而逢自絕悖妄之詆矣豈可以下愚之自絕而遽
致疑於聖賢之至誠哉嗚呼苟有至誠之德而以盡
其化則其於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霜露
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皆可使之尊親惡有至誠而不
能化者乎苟遇下愚之人而自絕不信則堯之至誠
不能化丹朱舜之至誠不能化商均湯武之至誠不
能化桀紂周公之至誠不能化管蔡矣孔孟之至誠
安能獨化二子而使之無毀侮也嗟夫天地不可欺
而欺天地者有之日月不可欺而欺日月者有之聖

賢不可侮而侮聖賢者有之矣雖然天地不以人之
欺而損其高厚日月不以人之欺而損其光明則聖
賢其以下愚之毀侮而損其至誠之化哉孔子既有
三千之徒矣其為中都宰而四方則之則是化被一
都矣攝行相事而魯國大治則是化被一邦矣會于
夾谷而齊人畏服則是化被隣國矣若使孔子得行
其道於天下則天下必被其至誠之化矣叔孫之毀
有何害於天下之盡化哉孟子之言曰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孟子非大言自誇者若使
孟子得行其道於天下則天下必被其至誠之化矣

淳于之侮亦何害於天下之盡化哉嗚呼至誠之化
雖無物而不能化亦無人而不可化豺虎之暴則終
不可以守門下愚之人則終不可以入化是知所謂
能化者謂其能化其可化者非謂能化其不可化者
也不然子思何以曰聖人亦有所不能夫子何以曰
下愚不移孟子何以曰自暴者不可與有為也謹對
問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中同歟異歟抑
有高下淺深之可言歟丁酉監會第
對以事物當然之極而言謂之至善以無偏倚過不
及而言謂之中惟其盡事物當然之則則自無偏倚

之失矣惟其無過不及之差則自盡當然之則
矣有見乎此則三善與中之義可以了然矣愚請得
而論之凡此事物蓋莫不有所當然之理自其在我
而言之則仁義禮智之具於心應接云為之著於事
近而藝倫遠而物則是理之當然無所往而不在因
其當然之理而盡其當然之則極天理之純善無人
欲之私偽以底乎至精至當之域而莫之能加者斯
非大學之所謂至善乎若夫天命之性存諸中而無
偏係無倚着全體渾然而無有不善達道之用發於
外而無有過無有不及泛應曲當而各適其宜存諸

中者既盡此極至之理而無所偏倚發於外者亦盡
此極至之則而無所差謬者斯非中庸之所謂中乎
然則大學之所謂至善者非謂外中而別有所謂至
善者也謂其盡當然之則而以極其至者則所謂中
者即在是矣中庸之所謂中者亦非謂外至善而別
有所謂中者也謂其無偏倚過不及之失而以得其
當者則所謂至善者亦在是矣由是觀之其能不偏
不倚而盡此理之中正者方可謂之至善矣其能盡
善盡美而極此理之當然者方可謂之中矣善而不
愜於中正則惡也惡之至善中而不止於至善則惡

足謂之中哉大哉
音者即吾心與事物本然之中
而專指此正理而言中者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
正理而實包此至善而言中之理即至善也中之行
即止至善也至善之體非所謂未發之中乎至善
之用非所謂已發之中乎嗚呼聖賢之言雖若有
異而其旨未嘗不同則寧有異同於其間聖賢之教
雖若不一而其道未嘗有異則寧有高下淺深之可
言哉雖然中之理至微至妙而至善之訓明白易曉
中庸為教者而作則可不言至微至妙之中而包至
善於其中大學為學者而著則可不言至善以為標

的而寓中義於其間耶愚故曰大學之至善中庸之
中言雖異而言則同執事以為如何謹對

一峯先生別集下

